

子夜詩抄

田* 柯 著



香港漢學出版社出版



子夜詩抄



田
柯
著

香港漢學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

子夜詩抄

著者：田 柯

出版者：漢 學 出 版 社

香港九龍彩虹村紫薇樓一二〇九號

發行者：港 九 各 大 書 局

定 價：港 幣 一 元 五 角 正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初版

編號：L11002

出版者的話

這本「子夜詩抄」是作者田柯先生自編自選的詩集，所收的詩，起於一九五六年，迄於一九六二年。這正是砂勝越文壇比較繁榮的時候。

砂勝越靠近赤道，那裏有充足的陽光，有發香的土地，有秀麗的山川，有可愛的人民，有時代的脈息。作者以青年特有的熱情，用其特有的筆觸，描寫了當地的秀麗山川和景物，歌頌了可愛的人民，反映了當時的若干事件，力圖喚起沉睡的人們。這裏面，有對未來的嚮往，有對不幸者的同情，有浪漫主義的色彩，也有現實主義的因素。

誠如作者自己也同意的，他沒有擺脫當時當地的憂鬱和苦悶。但願拉讓江水把這些沖洗掉吧！

一九六五年



目次

紅的黎明	一
當穀子金黃的時候	二
即景	七
遺骸	九
子夜詩抄	一一
春耕	一一
叩門	一二
我們開會	一三
決議	一四
祝福	一六
海燕	一八

遠帆	二〇
✓ 海的悠思	二一
露天	二五
囚徒的話	二七
節日讚歌	二九
獨立之花	三一
生活	三三
偶拾三篇	三四
(一) 吉卜賽人	三四
(二) 獵人	三五
(三) 老人	三六
✓ 土地底夢	三七
淺沼之死	四〇
畫	四二
九月的原野	四四

拉讓江畔	五三
手	五五
黃昏	五七
行脚集	六一
旅人	六一
歸	六二
都市底冬	六三
濃烟	六四
山居	六六
夜過沙田	六八
夜市	七〇
香港印象	七二
後記	七四



紅的黎明

我的記憶是

寂靜的子夜

希望呵

——墮入異鄉

在黎明前的一刻

踏着燃起的火焰

我看見了

——光中有明天。

五六·九·



當穀子金黃的時候

(一)

河水流着鳴咽，
日夜奔向無邊。

晚風飄送着椰花的清香，
撲進達雅克少女的鼻腔。

少女望着飛回的野鳥，
呆看歸帆收下了漁網。

然而，却看不到久違的情郎，
於是，少女淌下了第一顆淚。

(二)

夜風穿過原始的處女林，



一切已從喧囂中沉靜。
風透進長屋洞開的壁隙，
吹得桌上油燈抖抖欲熄。

達雅克少女顫抖着心，
癡聽着情郎的囑語：
沙尼的淚水在眼角舞蹈，
話別了親愛的茜莉瑪。

「我心胸的茜莉瑪呵，
白晝已跟着流水長逝。
黑手攫去了我倆往日的理想，
又迫我離開了自己的家園。」

我永遠記得，永遠記得，



昔日你對我的一片恩情。
我忘不了家鄉的山和水，
更忘不了那魔鬼的功績。

牆上掛着的巴朗，
願你好好的保存。
待到我來日可耕種，
也可雪一雪我的仇恨。

當穀子金黃的時候，
我將回到這荒涼的村莊。
那時我將在河畔的地方，
爲我倆搭起愛情的帳幕。

沙尼吻別了這養育過他的土地，



別了那茂密的叢林和高腳長屋。
別了那久戀的女郎和白髮老母，
孤單激憤地行走在夜的椰林中。

(三)

黃昏泛着金色的河水，
風搖曳穀穗垂吻大地。
多彩的晚霞嵌在天邊，
藍天底的一切顯得這般柔和。

「別了，親愛的茜莉瑪，
黑手把我倆淒切拆散。
當穀子金黃的時候，
但願我倆重會於河畔。」

沙尼的話語在她耳邊迴響，



但却看不到倩郎的踪影。

達雅克少女破碎了底心，

深湛的眼睛淒涼地淌下淚水。

「沙尼，你是被什麼迷惑住了，

抑或是已成了炮灰回不了家。

媽媽在等你，被幸福遺棄的人在等你，

沙尼呵，這悲泣的甘榜也在等你。」

河水流着嗚咽，

日夜奔向無邊。

浪花一個滾過一個，

預示着明天的暴風雨。

五七年四月廿七日

即景

遠望青山蒼翠，
遙看樹林蓊蔚，
小路在林野徘徊。

田間穀子金黃，
看達雅克人把腰彎，
此時當是農作忙。

聽播穀鳥聲語清脆，
抬頭看白雲飄飄欲墜。
山谷間悠悠流水雜着犬吠，
把黃昏的寂靜盪碎。



偶有一兩個壯漢走過，

便道一聲：「哦，博，加吉尼」。(註)

直到轉過林徑，

人影消失聲也失。

(註)達雅語：意即朋友，往何處去。



遺骸

太陽吐着黃色的光芒，
給躺在道上的遺骸

披上一幅新裝。

這就是那個人的遺骸。

那個僵僵着腰，留着長髮

鎮日用枯瘦的手

挨門挨戶討飯乞丐的遺骸。

被映得發紫的油膩的破碗，

仍舊侍候在他身旁。

這忠實的守衛者呵

伴過他幾許的歲月。



現在他倒下了，
他可曾記下生前的幻夢？

蒼蠅盤旋在他臃腫的腳，
飛舞在破碗邊。

走來的人，走去的人，
哼着鼻子的投他一眼。

因為宇宙少缺了他
又有什麼………

然而，又有誰知道，
他的枯骨

將射出控訴的光芒。



五七年八月

子夜詩抄

春 耕

黑色的天，黑色的溪流，

田畦像被割開來的另一片夜。

黎明的鐮鉞還未敲起，

一個憂鬱的流浪者

此刻撒下希望的種子。

他每天醒得很早，

冒着料峭的山風趕上山崗，

帳望着欲曙的天。

於是，揮動犁輓在黑色的土壤上，

而遠遠地，晨雞啼破山村的靜寂。



叩門

黑暗鼓住了翅膀，
大地依然在無止境的飲泣。

蒼天悠悠，

這羣人，蓬頭垢面，

依然徹夜抖擻往前走，

向城市，向荒村……

有誰能點起把火，

照破氛圍？

向大地叩門吧，

在這曙色欲來的前夜，



向著長空，吹起黎明底號角。

五八年

我們開會

今夜，我們開會，
我們的心在跳，
跳在簡陋的屋所，
風雨却在屋頂上叫。

不同膚色的兄弟，
操着不同的言語；
但大家很清楚地聽着：
「我們要爭取三八制。」

我們講話，我們表決，



一張長桌找不到一個空缺；
鐘鼓樓的鐘聲通知是夜半，
但會議還是繼續着。

會後，我們都笑了，
雖然疲倦已開始佔有我們；
爲了一個理想，一個目標，
我們要在苦難的歲月跳躍。

決 議

灰暗的燈光返照着四壁，
我們倚身在石板上站立。
時間暗暗地在脚下溜走，
我們在尋求着共同的決議。



頭家的威嚴似虎狼，

督工要想挑撥與離間。

我們不能，不能

讓此下策一意孤行。

我們要爭取，我們要勝利，

行動時不能孤立，

要取得所有兄弟的力，

但更重要的是不能顧慮。

拳頭高高舉起，抖着力，

我們要一時一刻的注意。

但時間已迫近明天，

明天將是一個多彩的日子。



五八年七月

祝 福

當人們祝福的時候，
她躺倒在陰涼的風雪中。

（死亡，永遠是受難者的後路，
而控訴却是反抗的先聲。）

一個天地有兩樣的生活，
有人用淚洗面有人強顏歡笑。

戰鬥者的枯骨發射出永恆的光芒，
無聲的國度已成為火裏的鳳凰。



生活是一股不停息的激流，
但願祥林嫂的時代永成記憶。



觀影片「祝福」後作

海 燕

船兒在推，

海燕在追；

撲打着一雙輕快的翼，

飛，飛，飛！

浪濤敲擊着岸崖，

海燕捲進浪濤裏；

讓千百次的沖激，

把羽毛刷的更潔白。



前後左右茫茫一片水，
它不倦地往前飛，飛！

爲了追求自由與陽光，
它突進暴風雨的前方。

五七年九月



遠 帆

江水流蕩着淡然的月色，
寂靜籠罩住孤帆碧影。

旅伴們睡了，打着鼾聲，
遠帆的疲勞得趁此歇憩。

倚着船舷獨自地沉思，
數來日悠悠的人生旅程……
當黎明的鑼鼓敲起時，
我們又得開帆遠行。



五八年一月

海的悠思

大海的波濤在我眼下展開，
披著餘暉，我獨自立在懸崖上。

這兒，青山翠谷沉雄起波浪，
而幽靜卻鎖住了山谷和天藍。

遠遠地，海水拖曳著歸帆，
驚起的海鷗羣展翼而飛。

此刻，我憫想起遙古的年代，
讓思想的翅膀蘸著回憶的波紋。

哦，你永恒而悠思的大海呵，
環抱著無邊的土地和山陬。



然而，又有誰知道——

你吞去了多少不幸者的軀體。

那兒，餘暉染着水面的海底，
是否埋葬着我祖先的枯骨？

那日夜狂嘯的萬頃波濤，
是否航行者幽魂憤怒的冤訴？

哦，那該是久遠的年代了，
饑餓伴着恐怖驅趕着你們；
帶着痛苦和希望背起行囊，
於是，張起破帆向遠方流浪……



然而，不幸永遠伴隨着窮困，
桅桿倒了，狂濤傾覆……

海葬送了所有的痛苦和希望，
從此，只有餘生者的嘆息和淚流。

而我，是帶着煩憂的痛苦而來的，
帶着爲土地的寂寞的愁緒而來。
大海呵，此刻我聆聽着你底喧嚶，
讓海風吹去我日夜縮住的哀傷。

那邊，骷髏蠕動的樂土，
有着多少的哀愁和嘆息。
風風雨雨的地方——
人們忍受着同樣的命運。



哦，海洋，你閃耀着驕傲的光暈，
日夜傾瀉的衝激着岸崖。

哦，海洋，你那永無休止的生命，
能否告訴我個中的奧義？

透過山巖灌木的綠蔭，
一隻蒼鷹騰過灰暗的陰天。

我依然佇立着——
祈待着暴風雨的降臨。



露天

露天是一個舞台，

一面鏡子照着過往的夜客。

桌面擺的是威士忌，

烟氣是一道霧。

那刀叉在肉上飛舞

尋樂的是歪了鼻子的異鄉人。

閃爍的霓虹燈炬下

映出一堆泥色的臉

醉客、苦力、賣笑的

流浪漢和過路的盜……。



偶然有一兩個討錢的，
伸出癢癢的手，
對着摸不出一分錢的過客
乞求些許的施捨。



囚徒的話

灰黯色的獄門開了又關，
牢獄永遠是一片黯淡。
只有獄吏咯咯的皮鞋聲，
踏碎了寂寞者的心房。

縱使自由是一隻蒼鷹，
藍天裏有太好的陽光；
然而鎖鏈依然緊緊的，
只有夢裏叫着反抗的呼聲。

白天、夜晚（日子是這樣過的）
獄伴老哼着痠痛的鼾聲。



而我，豎起反抗旗幟的，
空讓時間敲碎沸騰的心胸。



節日讚歌

平時空曠岑寂的廣場上，
今日我們却擠在這兒流汗。

五月的太陽雖然暴熱，
但暴熱却不比我們底心。

這是爲甚麼，大家如此狂歡，
擠在這兒，讓汗水無故地流淌。
請用不着奇怪，也用不着驚慌，
因爲今日是我們的偉大節日。

汗水滴在人海的廣場上，



廣場上也散發着泥土香。

我們，來自城市，來自荒郊，
來自工廠和噪聲的機器房……。

老的、少的、千百人在此匯集，
千百顆心有千百顆炮彈底力。
而我們的話語呀要飛翔，
讓它飛翔於廣闊的土地上。

今日我們擠在這兒流汗，
明天趕呼笑向太陽問個早。

一九六〇年五月



獨立之花

風砂的日子有的是風砂的記憶，
叫大地的脈搏以苦汁營生。

城河永遠翻不起生命的巨浪，
一線紅曙光滾來又悄悄地去了。

有誰說辛酸的記憶不能抹去，
十月的風此刻已吹遍大地。

黎明的號角趕走了昨夜的疲憊，
讓我們跑上山巔摘取獨立之花。



再叫歷史用血寫上新的一頁，
明天我們要跳，我們要叫了。

六〇年十月



生 活

風沙揚着飛塵，
日子河漾着濁氣。

太陽翻滾着熱浪，
盪伏着萬千個生命。

對於你，生活是過載的担子，
挑壓在彎了的腹背上。

當你偶然不慎回頭望遠了的旅程，
雙鬢的白髮會不留意地嘻笑着。



偶拾三篇

(一) 吉卜賽人

吉卜賽人在曠達的治場上
鎔鑄着太陽和箭矢。

太陽是光，
箭矢是亮。

而自由
是一支不朽的六弦琴。

他們彈着
永遠地傾聽自由之歌。



(二) 獵 人

蒼茫的暮色裏，

一隻蒼鷹掠過曠野。

一個獵人舉起槍把，

向着他的目標射擊。

樹林投下孤獨的暗影，
孤獨的是獵人的影子。

暮色更加蒼茫——

提着獵物他向前方走去。



(三) 老人

長的日子，短的風沙，
老人沉思地托個下巴。

生活是污穢的泥潭，
葬埋了青春的歡笑和悲哀。

曾說希望是一把火，
如今燒枯了他雙鬢的白髮。

生命的溪流的額紋，
流淌着的是苦難和嘆息。

站起來嗎？背已經駝，
老人低頭望脚下的路。



土地底夢

你睡了，從遠古的黑暗邊緣，
你睡了，而大地依然在前進。

進步環繞着整個世界，而你沉重的鼾聲，
顯得異常苦辛，它已延續了無數的歲月。

你那熱帶的原始森林，和着原始的鼓樂，
永遠透不進一線光明……

呵土地，我沉重地呼出你的名字，
靈魂感到一陣甜蜜和寂寞的苦辛。

人們公開地流走了地下的寶藏，
從富饒的金礦到廣闊的油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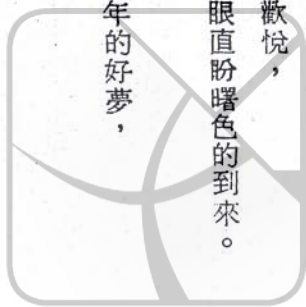
或者，當無情的手插上你的血管，
你怎能安睡，沉迷在亞州邊陲之地。

我走遍了漫長的河流和內陸高原，
從囂嚷的鬧市到寂寥的村鎮。

我分担你無比的痛苦和些許的歡悅，
用那雙被黎明的渴望所灼痛的眼直盼曙色的到來。

然而，催生的號角叫醒了幾百年的好夢，
從源遠流長的江河之畔，
到那僻靜貧瘠的甘榜，
此刻正奔騰着獨立的浪濤。

漫長的黑夜走着漫長的道路，
希望的隊伍在艱難中行進。



透過十月的風，解凍的乾冰將嘶聲開去，
人民望向長空呼出壯麗的彩虹。

那年老的農民荷着犁輓笑向農村，
離了母親的土地的孩子凱旋而歸。
膠林裏的桶聲將是建設的號鼓，
在你寸土之間有着無限深長的意義。

污濁底河翻滾起腐蝕的歷史渣滓，
苦難的人民向長空噓出了一口氣。
土地呵，歷史的浪濤正席捲着你，
在我靈魂的深處也流盪着你澎湃的血液。

六〇年十一月

淺沼之死

鮮紅的血洒在戰鬥的舞台上，

你把生命交給了苦難的日本人民。

劊子手可以奪去一個人的生命，

却不能叫千萬人降下反抗的旗幟。

漫長的黑夜有的是漫長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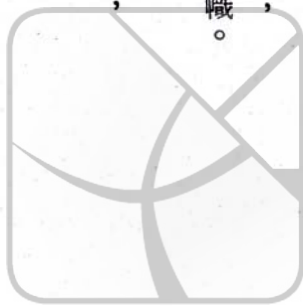
你走着那古老而艱險的道路。

尋覓的何妨是星空下一把火，

人間的火車頭永遠昂首前進。

人民是一個血的海、汹涌的海，

苦難的生活叫人豎起反抗之旗。



淺沼之死

鮮紅的血洒在戰鬥的舞台上，

你把生命交給了苦難的日本人民。

劊子手可以奪去一個人的生命，

却不能叫千萬人降下反抗的旗幟。

漫長的黑夜有的是漫長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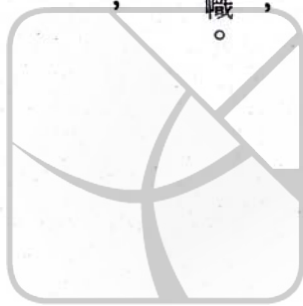
你走着那古老而艱險的道路。

尋覓的何妨是星空下一把火，

人間的火車頭永遠昂首前進。

人民是一個血的海、汹涌的海，

苦難的生活叫人豎起反抗之旗。



畫

在我底國土上，

我會是一個多夢底畫家。

握一管多彩的筆，

素描這多彩的地方。

血是色，

淚是彩。

勾畫出抽象的線條，

畫上是羅曼蒂克底幻夢。

日子河沖淡了畫上的色彩，

殘存的只是斑駁的淚痕。



畫，褪了色。於是

我毅然將它投入熊熊的火燄。



九月的原野

九月的原野是寂寞的
寂寞的像老人的心……

透過叢林

九月的風

搖起了蕭颯的荒草

而農夫

當着此刻

悵望着枯黃的稻米

沿着山谷和丘嶺

那青蔥蓊鬱的胡椒樹



飲着西風

搖蕩着金黃的椒實

（哦，這已不再是往日的情景了）

然而，你可曾料到

賤宜的椒價

付不滑肥料和糧食的積債

黃土崗上

荷着犁軛的

是你

那年邁古稀的農夫

走過崎嶇的山路

氣喘使你的臉色更陰悒

古銅色的腰顯得更僵僵

爲了生活



你得早出晚歸

到遠處的芭田耕作

哦，那忘了的恐怖年代呵

你年富力强的兒子

爲了不願意做順民

反抗的死在日軍的刺刀下

日子就是這麼挨過去

伴同多病的老妻，相依爲命

在淒涼中渡過晚景

九月的原野是寂寞的

寂寞的像老人的心……

越過崗巒

是熱帶的原始膠林



那乳白的膠汁

哺育着萬千的子民

也哺育着這荒漠的土地

每天

當羣星還掛在天邊

那蚊子嗡嗡的膠林

响起了戰鼓般的桶聲

早起的人們

已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哦，你馬來兄弟

從那蒼白的青春臉上

你該是入學的年齡

爲了生活



你得同家人一樣的勞動

透過星光

那幼小的女孩

將土油燈札在頭上

熟練地割出膠汁

唉

命運永遠撥弄着窮困的人們

你那年青的父親

竟死於窮窘的惡病下

而今

守寡的母親

負荷着沉重的生活担子

被幸福遺棄的人們呵

生活永遠是一曲苦難之歌



九月的原野是寂寞的
寂寞的像老人的心……

走過山徑

東歪西斜的茅舍

漏出了苦嘆的呻吟

哦，你年邁的農婦

流露着悲苦的神色

連年的歉收

難挨過今後的日子

而今

一紙傳令

迫遷着你久居的家園

那同命運的村民呵



苦難一樣降臨到他們底身上……

而我

流浪於人生旅途上的
命運也不比你們好呵

每天

從慌亂的惡夢中驚醒
背着憂鬱的行囊

然後把眼睛掉在繁忙的日子河上
那農村坎坷的山路

也有如我坎坷的生命

九月的原野是寂寞的
寂寞的像老人的心……



九月的風

揚起了河邊的簑草

吹過了荒蕪的田疇

薄暮時分

只有過路的野鴉

停留在枯黃的稻穗上

然而

苦難的生活叫人記起：

「生活本身是一場戰鬥」

九月的風

吹送着悲憤的聲浪

撩起了浪人的情懷



而我

一個田園的過客

一步步地踏在荒蕪的土地上

向著曙光升起的前方走去……

九月的原野是寂寞的
寂寞裏隱伏着深深的悲憤。



拉讓江畔

濃霧淒迷地掛在枯樹梢頭，
寂寞伴旅人躑躅在拉讓江畔。
聽着冷風揉碎落葉松的嚮聲，
旅人低沉地哼起流浪的旋曲。

望着平地而起的高樓亭榭，
罪惡盈貫叫人喪失生的意志。
混濁的拉讓江上有無數的木船，
江風又吹冷了舟子們的夢幻。

傾聽遠遠飄來夜女的歌唱，
多少的不幸浸淫在酒色裏。

倘使日子河流不走污濁的足跡，
憤怒永遠遺留在人們的心頭。

別說一年又一年的流浪歲月，
旅人的心罩上了夜霧似的輕愁。
道旁的相思樹如今已成長，
遺失了底夢讓江水悠悠流去。

破屋裏漏出了小夜曲的提琴聲，
月似的朦朧叫人一曲傷神。
踏着寒風吹下枯樹的落葉，
細聽住天邊黎明漸近的聲音……

六一年於拉讓江畔



手

展現在我眼下的，
是一雙粗壯底手。
曲折繁密的掌紋，
斷定他生活底不凡。

它曾經墾伐過萬頃田畝，
撒下幾許希望的種子。
它曾經執着有力底武器，
捍衛被蹂躪過底土地。

假如讓這一雙勞動的手，
安放在一把堅實的鋤頭下，



拍一張特寫底藝術照片，
那是一首短的人類史詩。

人類用智慧豐厚的手，
創造了偉大的時代。

而我們，千萬隻粗壯底手，
將托出一個明朗的世界。

六一年八月十日



黃昏

黃昏掠過古舊的城牆，
把隱秘的韻味掛在古老的屋頂。

像一頭放浪不羈的野獸，
它把足跡遺留在田野、城市、快車
行人道、枯樹、河流和妓女脂粉的臉上。
教堂裏流出幽古的芬芳，
而行人，向大街前頭移動，
無數的羣衆向廣場滙集。

工廠吐出了最後一道濃烟，
油污的工人伸出了堅實的手臂，
口裏說：一天就是這麼過。

然後把剩餘的勞動力裝進擾攘的機器上。

剝削、壓迫、欺騙、苦力的汗

把這城市塗上罪惡的色彩。

而那些人，永遠是一頭精力過剩的貓，

跳躍在勞動者的脊背上。

黃昏是罪惡的使者，

不放過任何過客的追索。

粉紅色的天底下，

蠕動的艷影雜着惑力的舞曲。

那慣於通宵達旦的豪客，

再來一下人生最大的賭注。

然後在酒杯裏翻滾出一個天地，

不管明天是一個暴風雨的日子。



再把目光停留在窮落的屋檐下，
晦冥的燈光像跳動的心臟。

老的、小的把愁思集在張張的臉上，
憂鬱佔有了他們最後的時光。

病者，呻吟的低微

是一首小夜曲最淒涼的一段。

一個病人最難挨的時刻，
是在太陽西沉的黃昏光景。

勞動者圍集在長長的桌旁，
用一天僅有的休息時間，
討論着自己的組織和學習。

然後把眼光停留在書本動人的字眼上。

一首激昂的進行曲

便迴盪在他們的耳旁。



黃昏把一切送進黑色的帳幕，
再等待二十四小時後的時光。

八月十日、夜



行脚集

旅人

我在微雨中踱步，
踱步於蒼茫底路。

蒼茫的是路，蒼茫的是霧，
蒼茫的是曲折的人生道路。

秋風冷冷地吹着袖口，
旅人感到落葉的沉重。

路燈顯出了孤獨的影，



孤獨的是旅人的腳步。

我在微雨中寂寞地踱步，
數落着人生的來路去路。

歸

寒夜歸來自淒清的街市，
慵倦地躺倒冷化的布牀。
孤燈照着瘦長的影子，
我懷想着遠方的友人。

流浪到這零汀洋上的市衢，
輕愁罩蓋着流浪人底夢。
念家園苦難的深重，
又增添些許的哀傷……



都市底冬

北風吹去了流浪人底幻夢，
讓哀怨留給這惡化的都市。

看着那徘徊街頭的難民，
叫人感到這港市的蒼老。

木屋裏漏出悲愴的呻吟聲，
汽車的號叫捲走了殘年急景。
這十里洋場底孤島天堂，
該來一次春風的洗禮。

六一年杪於九龍



濃 烟

黑的，黑的是濃煙，
屋頂罩蓋着雲霧，
人們永生活在霧裏。

顛波着的沉重的輪子，
蹂躪着大街底胸膛。

那小巷，頂樓，貧民窟，

翻滾着永無休止的生活洶浪，

呵，呵，一切是這樣的奔忙……

依傍山腰歪斜底木屋，
永遠照不進一絲陽光；



那張張晦暗陰愁的臉，
有如梵訶畫幅的農婦。

那市底煙肉，陋巷底風光，
賤賣的是塗脂抹粉暗媚底臉；
呵，呵，這二十世紀底市衢，
浮沉着人類污澀底血腥……



六二年

山 居

羣山圍住山居人，

孤獨的山，孤獨的人。

田畦在山脚下形成八陣圖，

困住了永遠早出晚歸的農人。

羣山葬埋了農人世代的枯骨，

默默地，在蒼穹下投出暗影。

夏日溪水潺湲，冬日寒風貶膚，

山居人慣常了四季的變幻。



而我，一個永遠漂泊的旅人，
日子是——牀前明月，枕邊的書。

晨聽鳥叫，夜聽烏啼，
心似古井的沉哀。

六二年於錦田



夜過沙田

繁華的鬧市已拋在車後，
濃煙散沒了夜的朦朧。

火車擒着軌道，
轟隆，轟隆……

沙田的市面已沉寂，
繁華已被浩劫一空。

濃霧罩住了孤帆碧影，
月似的朦朧叫人一曲傷神。



遠來的旅人帳望着殘村，
細聽住劫後泣訴的哀鴻。

六二年九月於颱風過後



夜市

五顏六色的燈光，
圍繞着五顏六色的過客。
這夜的街市的繁鬧，
吵醒了白日過度的沉寂。

這裏有耍把戲的，
銅鑼聲中企求溫飽。
這裏有擺地攤的，
販賣着最廉價的物品。

占卦的、無業浪子、乞丐，
但將冷眼看人生。



嘶啞的是街頭賣唱的戲子，
唱出一曲哀怨之歌。

街燈照出昏黃的影，
這裏出售着賤價的愛情。

倦容滿面的勞動者，
最好的時刻是聽一段古。

夜的街市如許喧嘩，
一切顯得忙亂又迷離。

假如你精神有過量的負荷，
不妨到廣場聽一曲 Sayonara。



六二年於九龍

香港印象

呵，呵，這雜亂的人羣，
這繁忙的街市……

汽車的叫囂

Radio 的播放

燈光的盪惑

人聲的擾攘

一切是紙醉金迷

金迷紙醉。

白日的街頭有強盜橫行，
黑暗的路口有幽靈癡笑……



高的大廈，
低的木屋，
貧民的淒哀，
紳士的歡笑……
這人生的舞台上
扮演着一齣鬧劇。

呵，呵，這維多利亞海港
永遠洗不盡混濁的鉛華……。

六二年香港



後記

把這些雜章編輯出版，心頭裏感到一陣酸澀。十年的時間不算短，然而自己只在這空白的紙上塗上了這些斷章殘句。這些短章大部份是在以前自己編輯的文藝副刊、雜誌發表過的，有時爲了趕稿，工拙也就在所不計了。

這裏有太多的憂鬱感和沉重的記憶。生活在那炎荒的地帶，沉悶而雜亂的生活，常常造成一個人負荷着過重的思想。十年人事幾番新，翻開記憶底頁，過往只是一首苦澀底詩，徒增生命的綑紋。這些年自己用不少時間去閱讀經濟學和別的一些書籍，因此這一方面的創作也就少了，希望來日仍有執筆成章的時候。

自己習慣於夜眠，寫這些稿大約也多在子夜時分，書名也就用「子夜詩抄」。黑暗的子夜時分，人們是多麼渴盼曙色的到來呵！

本書的出版，多承浩浣兄的幫忙，在此一併誌謝。

六五年十月八日

於香港



